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河渠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五年征南將軍為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戸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

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累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之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渠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前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隤頹渠溉高

懸水不可得雖復諸處案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支下五里平地鑿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邪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

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山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克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一遍水九四溉穀得成實官課甞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尅就為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王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脩水田通渠溉灌

楊椿宣武時為都官尚書監脩白渠隄堰

崔楷正始中為左中郎將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

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

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

乙罰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兹以得濟夷

險用此以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

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

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舄鹵菽麥禾黍

化作雈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

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語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旰忘飡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總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涵和日月光耀自此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哂之茲地荒蕪臣實為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凖古法皆循舊隄何

者河決瓠子梁楚㡬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毁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之所致也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堤堨所在蹤通預沃其路令無停處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㕘切務得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通瀉其墝潟泄此陂澤九月

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椎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任别使案簡分剖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唯用舟艫南畝畜畬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饉

色黔首罕有饑顔豈天徳不均致此偏法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冊欵實希効力有心營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詔曰頃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静言念之旲不遑食覽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裴延儁孝明時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

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餒延雋謂疏通舊蹟勢必不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頃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

崔亮為雍州刺史奏於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東魏孝静興和三年十月發夫五萬人築漳堰三十五

日罷

北齊楊裴魏興和中為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裴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河中起石灢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

斛律羡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輸用省公私獲利

後周賀蘭祥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脩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雒用溉既畢

民獲其利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

隋高祖開皇二年三月開河渠引杜陽水於三時原以李詢為都官尚書領太僕元暉督其役溉舄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

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

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渭川無反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大小水力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遠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告勞朕君臨區寓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所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有

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勞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
宣告人民知朕意焉初帝每憂轉運不給柱國于仲文
請決渭水開渠漕帝然之使仲文揔其事又命郭衍為
開渠漕大監與宇文愷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
城臣欽若等曰即長安城也北東至於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賴
之名曰富民渠一云廣通渠
五年九月改鮑陂曰桂陂灞水曰滋水
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十五年六月詔鑿底柱

盧賁為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鹵民頼其利

煬帝以仁壽四年七月即位十一月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雒以置關防

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雒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達於淮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閻毗為起部郎煬帝將興遼東之役自雒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

唐高祖武德六年寧民令顏旭開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門谷有温泉湧出

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門引黄河溉灌六千餘頃

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以通
運漕詔許之
高宗永徽元年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
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
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彰衡等三
河分泄夏潦境內無復水災
楚王靈龜永徽中為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引

商旅百姓利之

裴行方永徽中為檢校幽州都督引瀘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京故城京故城即故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兆中

則天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

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為

溝以備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為海南運糧

玄宗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運不通傑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濵以紀其績

八年九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國鑿涇之利自玆厥後聲塵𨊝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研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

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續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兹廵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懐時冐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闗輔致畝畲之潤本營此地欲平人民百姓未閑三農虛棄以官令開發兾令逓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之共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

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戸自辦工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十年六月博州黄河隄壞湍悍洋溢不可禁止詔博州刺史李畬冀州刺史裴子餘趙州刺史栁儒乘傳旁午分理兼命按察使蕭嵩總其事

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簡校鄭州河口斗門先是雒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

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拜佐衛帥府胄漕至是新渠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决兼舊河口旬日而畢

十六年正月以魏州刺史宇文融兼檢校汴州刺史依前充河南北溝渠隄堰渉九河使融上請言禹貢九河舊道興役甚多事竟不就

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湥
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蹊舊河
二十八年九月魏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
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
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湥急於其北
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寶元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於望春亭
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門置

潭於西市西街以貯材木

二年三月帝幸望春樓觀新潭會羣臣張樂既暮旋宮

帝覩舟楫之利甚勤乃詔曰古之善政貴於足食將欲

富國必先利人朕於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輸轉未

免艱辛故致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久

懐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陜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

夙夜勤勞賞於有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及三品京

官兼太守其判官等即量與改轉仍委韋堅具名録奏

應役人夫各酬庸直兼放今年地租且起運初畢舟楫已通其押運綱既涉遠途又能先至各賜一中上考船夫等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

三載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通會於漕渠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以太子賔客劉宴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淮已來轉運使仍與河南副元帥計議開

決汴河

永泰二年九月帝御安福門樓觀新開漕渠初京兆尹黎幹以京城木炭價重且以利便陳於帝前請自南山谷口鑿渠通於城内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于苑濶八尺深一丈以運木炭至是幹潛貯舸船檝師以為水戲冀悦於帝久之竟無成功

大歴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曰臣得畿内百姓連狀陳涇水為碾磑擁隔不得溉田請決開鄭白支渠復秦漢

水道以溉陸田收數倍之利乃詔發使簡覆不許碾磑妨農幹又奏請脩六門堰許之

十三年正月壞京畿白渠磑八十餘所以妨奪農業也帝思致理之本務於養人以田農者生民之原若於不足碾磑者興利之業主於并兼遂發使行其損益之由僉以為正渠無害支渠有損乃命府縣凡支渠磑一切罷之先是大歴初李栖筠為工部侍郎時關中沃野千里舊資鄭白二渠為豪家貴戚壅隔上流置私碾百餘

所以收末利農夫所得十奪六七栖筠舉奏其弊悉毀

折之人大賴焉公望充積又一云帝以是年有詔毀除

白渠水支流碾磑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磑兩輪所

司未敢毀撤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主曰吾行此詔蓋

為蒼生耳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為衆率先公主即日命

毀由是勢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毀之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浚豐州之陵陽渠時楊炎為相議

開陵陽渠發京畿人於西域就役閭里騷擾炎不習邊

事請於豐州屯田人頗苦之時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舊屯及兵募倉儲等數奏曰案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致荒廢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內園植稻明之上秦地膏腴田稱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內園丁猶僦募不

占奏今府司集事計一丁歲當錢九百六十米七斛二斗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歲終收獲幾何臣計所得不補所費況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又每人須給錢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天寶已前屯田事殊臣至愚不敢不熟計惟當審察疏奏不報郢又上書奏

曰伏以五城舊屯其數至廣臣前已揭名聞奏訖其五城軍士若以今日所運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至冬令據時估輸穀如此即關輔免於徵發五城豐厚力農闢田比之浚渠十倍之利也時炎方用事郢議不省卒開陵陽渠而竟棄之

貞元七年八月夏州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餘頃十三年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

前
于頔貞元中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歲久堙廢頔命設隄塘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頼以濟
李景畧貞元中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感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鹽鐵使李巽奏江淮堰埭頃年李錡在浙西奏屬本道今請却歸本司從之六月巽又上

言江淮公私堰埭因循權置者二十二所並罷之
六年五月京兆尹奏准敇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
并造斗門及買渠地價請官中與磑户分出
八年三月常州刺史孟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
沃壤四千餘頃
五月以神策軍士脩城南之洨渠
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准詔開衛州黎陽縣古
黄河道從鄭滑觀察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歳多水

災其城西去黄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之半平詢諸將吏得古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役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引舊河以注新河滑人遂無水患詔褒美平仍加弘泰弘正官以奬監作之功焉

是月鹽鐵使王播進供陳許琵琶溝年三運圖先是中

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堰城下北頡口水運千里而近及帝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船勝三百石者皆得入頡

十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據山南東南東道觀察使孟簡狀奏稱得復州刺史許志雍狀請於復郢二州界内脩築鄭敬古隄兼塞斷鸕鷀港壅截界水開地有利於當道又據荆南觀察使裴武奏稱山南東道築堤及塞鸕鷀港有害於當道勑江漢分流各有港路兩界但合論

此不合勞人築堤今水潦為虞則慮先及低下其鸕鷀港宜令孟簡即與決開其師子港塞來年月深乆更委兩道計會詳盡本末事理

李聽元和中為靈武節度使境内有光祿渠廢塞歲乆將議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頼之穆宗長慶二年八月鹽鐵轉運使王播進新開頼口圖一軸

温造長慶中自起居舍人出為朗州刺史至則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名渠曰右使渠

敬宗寶歷元年十二月河陽節度使崔弘禮上言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從寶歷二年減去度支所給數

二年正月鹽鐵轉運使上言揚州城内管河通江淮漕運或時遇旱淺即行李艱難舳艫接連擁積成弊動經旬朔不及程期非唯供輸是憂兼亦商旅難濟今請從羅城南閶門右七里港開河渠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管河長一十九里其所役工價並於當使方圓

羨餘支遣從之

七月勑鄠縣渼陂宜令尚食使收管不得令雜入採補其水任百姓溉灌平原等三鄉稻田仍勿奪碾磑之用

文宗大和元年六月命中使付京兆府宜令脩高陵界白渠斗門任百姓取水溉田

十一月京兆府奏准御史中丞温造等奏脩醴泉富平等十縣渠堰斗門等准貞元初以京兆少尹郭隆充渠堰使於涇陽縣衆善寺置院往來勾當今請差少尹韋

文恪充渠堰使使令自揀擇清強官三人專令巡檢脩
造從之
二年閏三月京兆府奏准內出樣造水車訖時鄭白渠
既役又命江南徵造水軍匠帝於禁中親指準乃分賜
畿內諸縣令依樣制造以廣溉種
四年十二月鹽鐵轉運使王涯奏請開揚州南郭外七
里港別為河以通漕運及商賈舟船東北至禪智寺橋
東四里復與河合約長十九里用功十五餘萬從之

五年六月己卯陳許節度使高璠奏脩築許州繞城城水堤及開渠溝周迴一百八十里畢工

王起大和中鎮襄陽脩淇堰以灌田一境利之

僖宗光啓元年三月詔曰食乃人天農為國本兵荒益乆漕輓不通而關中鄭白兩渠古今同利四萬頃沃饒之業億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權豪競相占奪壜高磑下足明棄水之由稻浸秔澆乃見侵田之害今因流散尚可經營宜委京兆尹選强幹僚屬廵行鄉里逐便相度

兼利公私或署職特置使名假之權寵或力田遆升科級許免征徭因務勸公冀能兼蓄亦宜速且聞奏

梁太祖開平二年春正月荆州奏聞白小河此河環遶州郭以導大江近年壅塞舟楫不通是時疏之頗為民便運漕商賈之利復如曩歲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癸酉蔡州朱勍奏開淘雒河到故雒城七月甲辰右監門衛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士脩酸棗縣堤連年河水溺曹濮故也

三年正月壬子青州符習承命左役徒修酸棗縣堤
初偽廷决此堤引河水東注至於鄆濮以限我軍自是
民罹水患帝先遣婁繼英領諸軍脩塞尋而復壞乃命
習以濟厥功
二月雒京奏朱殷脩築月波隄畢功引水入新開河
三月己亥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營田務一十一壬
寅符習奏脩堯堤水口畢
七月丁未鄴都副留守張憲奏御河漲溢慮漂溺城池

已於石灰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
四年七月乙卯汴州孔循奏汴河汎漲恐漂沒城河已
於城西城東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
五年正月租庸使奏鄴都差夫一萬五千於衛州界脩
河堤又於宋州創斗門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陳州奏開潁河
四年十二月庚申脩滑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
約祭之

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長興三年三月幽州奏重開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濶九十步以通漕運

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濶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四年二月辛酉濮州進重脩堤圖備載沿河地理名帝

指示行臺砦麻石砦德勝南北城鐵邱帝愀然興歎曰
吾佐先朝定天下於此堤塢間大小數百戰時事如昨
奄忽十年遽閲此圖令人悲歎又指一丘阜曰此吾樑
甲之臺也
是年四月靈武奏開渠白河引黄河水入大城漑田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河中言取去秋草七千圍堙塞堤
堰
晋高祖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矩奏以前汴州

陽武縣主簿左堦進策十七條可行者有四其一請於黄河夾岸防秋水暴漲差上户充堤長一年一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廵如怯弱處不早處治旋令修補致臨時渝決有害秋苗既失王租俱為墮事堤長刺史縣令勒停勑曰脩葺河岸深護田農每歲差堤長檢廵深為濟要逐旬遣縣令看行稍恐煩勞堤長可差縣令宜止

三年二月楊光遠進黄河衝注水勢圖

六年九月前鄴都皇城使張延美進表陳利便請開淘

相州界天平渠通濟運從之仍委自往計度

七年三月己未宋州節度安彥威奏到滑州脩河堤時以鄃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軍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鄆曹濮賴之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四月詔曰近年以來大河頻決漂盪人户妨廢農桑言念蒸黎因茲凋弊凡居牧守皆委山河既已在封巡所宜專切起今後宜令沿河廣晉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

禦使刺史等並兼河堤使名額任便差選職員分擘勾當有堤堰薄怯水勢衝注處預先計度不得臨時失於防護

漢隱帝乾祐二年有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兩岸堤堰不牢每年潰决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訟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㪷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沫之患旱年獲澆溉之饒庶幾編甿差免勞役

三年遣前棣州刺史周景發河陰淘杼汴口又令鄭州疏引郭西水入中牟渠以增蔡水漕運

李欽明為司勲員外郎是年欽明言臣伏以百姓轉食餽運舟車之利苦樂相懸臣竊見蔡水嘗有漕運多是括借舟船破溺者棄在水邊不許脩葺又不給付以臣愚見乞容陳許蔡三州人户制造舟船不用括取以備差僱水路可至合流鎮及陳州蔡水未及水匱十數里水小岸狹或時乾淺臣伏請開决汴水取定力禪院西

一半并港穿大城向南至蚪門可費三五千工自水匱蔡水路纔五六里水勢便於開决陳蔡漕運必倍嘗年私下往來更豐財貨此之利便實益轉輸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故從之

三月澶州言天福十一年黄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堤决東北經臨黄觀城兩縣隔絶村鄉人户今觀城在河北隔三村在河南今臨黄在河南隔八村在河北官吏

節級徵督賦租取路於州橋迂曲僅數百里每事多違程限其兩縣所隔村鄉擬迴換管係所冀便於徵督修堙補堤岸河流復故兩縣仍舊收管從之

五月遣客省副使齊藏珍等三人簡視魚池常樂驛原武河堤

六月鄭州夫一千五百人脩原武河堤宿州言遣虎𨔶廂主何徽率兵往靈河脩堤

八月淄州臨河鎮淄水决鄒平長山人四千堙塞是月

河陰新堤壞三百步遣中使於賛往相度脩治

九月滑州白重賛言臣自部署堙塞六名鎮河堤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臣李穀往鄆齊管內相度脩築河堤

二年三月壬午李穀治河堤迴見先是河水自楊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東岸而為派者十有二焉復滙為大澤漫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滋壞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

但收野稗捕魚而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工者帝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罷

四年四月詔疏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至是齊魯之舟楫亦達於京師矣

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會濬汴口導其流而達於淮汴河自唐室之季為淮賊所決自埇橋東南悉滙為汚澤帝於二年冬將議南征即詔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發其

部内丁夫因其古堤疏而導之東至於泗上是時人皆竊議以為無益惟帝不然之曰二三年之後當知其利矣至是果符聖慮由是江淮舟楫果達於京師萬世之利其斯之謂乎

十二月戊寅以工部郎中何幼冲為司勳郎中充關西渠堰使仍命於雍耀之間疏涇水以溉稻田

六年正月甲子命侍衛都虞候韓通往河陰按行河堤

二月丙子朔命樞密使王朴往河陰縣按行河堤及脩

汴口水門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徃徼南院使吳延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以濬汴河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道汴水入於蔡河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彦濬五丈河分遣使臣發畿内及滑亳等州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册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至五百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册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漕運

昔周官挈畚以令糧楚師振廩而同食自雍及絳汎舟之後是與率鍾致石負海之輸攸出蓋漕運之舉舊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衆之所聚萬旅百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乘鄣或約

齎以深入或贏糧而景從曷嘗不漕引而致羡儲飛輓而資宿飽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於成敗之殊致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也

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秦始皇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高祖初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山川園

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沭邑皆各為私
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運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
不過數十萬石
蕭何初為漢王丞相時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輒
以便宜施行關中書計户口轉漕給軍
孝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
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　而遠調發徵
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

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使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

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渡
六月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
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
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此損漕省卒而益肥
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
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
下之民頗得以漑矣後河東守潘係言漕從山東西歲

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水
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
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矣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
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帝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
入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
阪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斜

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帝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備邊餘穀諸軍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

長黄金再百馬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帝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十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

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
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
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
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工分銖之事其深
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元康中烏孫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
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遣使者按行表穿
卑鞮侯井以西大井大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

積居廬倉以計之
息夫躬哀帝時為光祿大夫言秦開鄭渠以富國强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乃止
後漢光武南定河内乃拜冦恂為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監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

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及光武上尊號即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絶驪駕併駕也輦車挽行也尚書升斗以禀百官帝數策書勞問來歙為中郎將光武詔使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

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張純建武五年拜大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純為大司空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

王霸為上谷太守建武十三年霸陳委輸可從温水漕

運水經注曰温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運都縣南又東過薊州縣北蓋通以運漕也以省陸

轉輸之勞事皆施行

朱茂屯田晉陽以驢車轉運

明帝時鄧訓為郎中理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穀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

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至章帝建初三

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計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枸木

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枸謂曲者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帝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安帝永初七年調濵水縣穀輸敖倉詩曰薄狩於敖即此地秦於北築大倉亦曰敖庾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北東觀記曰濵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難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輙溺沒稼穡壞敗宮郭詡乃使人燒

石以水灌之石皆摧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傚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魏太祖將征烏丸蹋頓患軍糧難致魏郡太守董昭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

齊王正始二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頳以東至壽春艾以為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蜀後主建興九年諸葛亮復出祁山始以木牛運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糧進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晉宣帝初為魏太尉都督雍州魏明帝青龍三年關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輸於京師

武帝泰始十年鑿陜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杜預鎮荊州以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

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陳敏廬江人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

陵度支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始脩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鈔漕運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升平三年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以下十三戸借一人一年助運

哀帝隆和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運洛陽

海西公大和四年桓温北伐軍次胡陸攻慕容忠獲之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桓冲孝武時都督江荆梁益交寧廣七州軍事冲到江陵詔以荆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

謝玄為前鋒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栅立七埭為派壅二岸

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代代青州故謂之青州派

簡文咸安元年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漕代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百萬斛詣高麗季龍將討慕容皝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百千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

梁高祖初舉義師鄭紹叔為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湘二州糧運無缺乏

沈瑀為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䕶濟高祖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

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編户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也頃者寇難仍接筭斂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戎静

戢息肩方在思彼餘黎陶此寛賦令嵗供軍糧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

後魏太武始光二年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太平真君七年征南將軍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奉詔天下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乗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毎至

深沙多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十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險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每二艘為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水行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百日

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力又不廢田甚善甚美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自徐揚内附之後乃代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邉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令小平石門白馬津

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凢八所各立四閣每軍國有須應車漕引自此費役徵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嘗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嘗綿絹及貨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疲費公私累計華州一車官酧絹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可乘一車官酧絹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斫採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三疋各有三十九疋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介直疋以成船膳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古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雇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復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後須鋸材人工并削船茹依工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不過百

里華州去河不過六十並令計程依舊僦車送船所船之所運難達陂其陸路從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令校薛欽之說雖即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一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城防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刪與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師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倍徵河中缺食失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宜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利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後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克其說則附例酧庸如其不驗徵慎所損令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加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别更量裁尚書准依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

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高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沮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使諜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用力不等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之水次計較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每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假賃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通流宜遣檢行閑月脩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古今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乃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廣開修築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從之而不能行也

尉元獻文時為鎮南大將軍授徐州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饑色求運冀湘濟兗四州取粟張永所棄船九百艘臣欽若等曰張永宋將也攻彭城力屈棄船而走沿河運致可以濟救新民獻文從之

孝文太和七年正月詔青兗齊東徐四州之民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丘瑯琊復租筭一年

崔亮孝明時為度支尚書修汴蔡二渠以通邉運公私賴焉

張普惠為尚書右丞先是仇他武興羣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孝明詔普惠以本官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涇雍豳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熈

宣勞東益氏民于時南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刼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裔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隂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恊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為左右殺而從黨猶擁秦所綰武都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以款順故廣業仇鳩河

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饑虛咸恨普惠經畧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案劾公熈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邵州今絳郡亘縣餘並今郡也）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陜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

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永興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内賴之（時兵部尚書蘇孝慈督其役渠成帝善之）

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萬餘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

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萬餘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源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别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

於平壤 高麗所都

唐高祖武徳初李襲譽攝太府少卿太宗東討王世充以襲譽攝潞州總管委之轉運以餽大軍

二年閏二月太府少卿李襲譽運劒南之米以實京師

八月揚州都督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雒陽

劉瞻初仕隋太原縣長遇義兵起高祖引為將軍諮議尋以本管領河西道守高祖之圖宋老生也瞻親督餽運義兵頼之

党仁弘高祖起義兵爲左武侯將軍簡校陜州總管鎮
守陜城及大軍東討王世充仁弘轉餉不絶
太宗貞觀十七年時征遼東先遣太常卿韋梃於河北
諸州徵軍糧貯於營州又令太僕少卿蕭鋭於河南道
諸州轉糧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鋭奏稱海中古大人城
西去黄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
山島接連貯納軍糧此爲尤便詔從之於是自河南道
運轉米糧水陸相繼渡海軍糧皆貯此

二十二年七月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

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京故城即故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

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碍須停留一月已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河

入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雒即漕雒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羣縣置雒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

陰倉栢崖太原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具置武牢雒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剰得一二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變色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

耀卿奏曰伏惟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
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廵百司扈從
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
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
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
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即
便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禄廪數少每年轉運不過
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少得安居今昇平日

久國用漸廣每年陝雒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縁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

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人不便河漕路是所在停留
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
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雒官自雇船載運者至三
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山傍車迴運十數
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
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
巨萬臣嘗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
内年月稍久及隨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

常瞻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帝大悅尋以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照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使於是始置河陽縣及河陽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悉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

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縁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
二十五年六月詔曰河東陜運兩使每年常運一百八十萬石米送京近已減八十萬石訖今據太倉米數支計有舒務在息人不欲勞弊其今年所運一百萬石亦宜停
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蹊舊河

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浚急於淇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汎旋填沒淤塞不可漕運而止

天寶三載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通渠至華陰縣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夏

大雨輙皆填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初堅為長安令以幹濟稱天寶元年擢為陝郡太守充水陸運使堅以漕運通於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水工審地脉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滻並渭而東至潼關永豐倉下與渭合遂於苑東望春樓下穿潭以通舟楫既成帝親幸望春長樂宴羣臣堅素備東京船數百艘於潭側每船皆標榜曰某郡船中悉貯本郡貨物連亘數里觀者如堵帝甚歡下詔曰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韋堅

始終檢校夙夜勤勞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三品官判官以下節級酬奬所役人夫酬庸外放一年地税賜其潭以廣運為名堅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左常侍其陜郡太守水陸運使及江淮租庸轉運使並如故

十四載八月制曰所運糧儲本資國用太倉今既餘羨江淮轉輸艱勞務在從宜何必舊數其來載水陸運入京宜並停

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

鐵使時新承大兵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常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營軍乏食畿縣百姓授穗以供之晏受命以轉輸為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繇至江淮以書遺宰相元載曰浮於淮泗達于汴入于淮西至於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賔於東朝猶有官謗相公始終故舊不信流言則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陜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到河陰鞏雒見宇文

愷置梁公堰分黄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餙象河廟凛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遥望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今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挂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兹請命相公輔載明主為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平當經義請護河堤

貞勤其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
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
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一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
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
附村落邑屋從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倉衣食輦
雒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侯有在邉者諸戎有侵敗
王畧者或聞三江五湖繼陳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
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

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皐五百里中編户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脱輻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足人之運故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脩則毁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以後遠水

自然安流陽侯宊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愡不搊拓澤
滅水岸善隳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汾濘千里迥上罔水
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沔水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
里戍卒夂絶縣吏空拳奪攘奸宄窟穴囊槖夾河為藪
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
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亦
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裌纊輓漕所至船到便
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

其志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
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
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
願負米而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冊誠未尅漕引多虞
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千萬石以濟關
中
代宗大歷末李芃為陳州刺史開陳潁路以通漕輓
德宗建中末王紹為常州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

為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將移運路自潁入汴紹奉佶表詣闕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親勞苦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裘紹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間道進奉數約五十萬帝曰道路回遠輕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徑至帝深賴焉

貞元二年正月詔浙江東西至今年入運送上都米七十五萬石更於本道兩税折納米一百萬石并江西湖

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處置船運數内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輸納餘賑給河北等諸軍及行營糧料其淮南及濠壽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節度使杜亞勾當船運數内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餘支充諸軍行營糧料天下兩稅錢物並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揀擇官典送上都其應定色目程限脚價錢物委度支商量條件聞奏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等使宜並停其巡院職掌

官典等姓名所請俸料委度支勘責分析聞奏諸道鹽
鐵榷酒等事委元秀有鹽鐵事處每道置巡院令勾當
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使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
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並分付觀察使發遣仍
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少者聞奏時崔造專
政大改移易錢穀司事故累有詔令事多隳敗造尋以
憂疾歸
五年十一月度支轉運使奏來年江淮轉運米等比年

自揚子運米送上都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勤勞伏以京西屯軍儲畜是切今請當使諸院悉自差綱節級船運冀得省便必應程期從之八年五月以都官郎中鄭克均為靈夏二州運糧使吐蕃之圍靈州軍食絶及吐蕃稍却均自夏州以牛馬雜運米六萬餘斛靈州度支又於勝州沂河運雲朔米萬餘斛是秋雲亦有年粟稻數萬斛人心頗固

十三年判度支蘇弁奏領南行綱送錢物數满二萬貫

無損折者即依舊勅例與改官

十五年三月詔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運米二百萬石

邇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憲宗元和初李巽為度支轉運使舊例每歲運江淮米

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

六年四月諫議大夫裴堪為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長

春官使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

到東渭橋臣受任日近欠闕素多伏請收糴逦年貯備

從之
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頴水運使揚子等諸院米自淮陰泝流壽州西四十里入頴口又泝流至頴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陳州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溵河又三百里輸于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茭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
敬宗寶歷二年七月勑太倉廣運潭宜却令司農寺收管此潭漕舟止泊之所貞元中詔收為内捕魚池今以

取漢陂屬尚食故以此潭却賜司農寺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詔去年以來水損處鄆曹濮淄青
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萬石兖海三萬石並以入運
米在側近者逐便速與般運
開城元年閏五月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
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
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遼請重開道用功亦不
多此漕城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勤輳下

之牛盡得歸農耕永利秦中李固言自王涯巳曾奏開漕之利利秦中實多但恐今非其時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茍利於人朕無所顧七月度支奏天下兩稅榷酒諸色等錢自江淮諸道送至河陰自河陰轉輸官綱及私脚計費每歲一十七萬七千二百有餘貫而官綱欠折私費破用杖死繫死皆傍及保人遺患妻子至是置畜郡縣遞歲減七萬七千四百餘貫計一萬三千三百乘任緣路百姓隨力畜之取其傭日役一驛運其貨賄

輸於泉府通歲無停晷馬而能永去損貨溺人之患
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悰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州開成二
年省司以去營田發運公事稍遠遂奏移院振武臣得
水運使司空輿狀兼往來之人備言移院不便請依舊
却移代州從之
懿宗咸通三年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饑南蠻陷交趾徵
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零渠江西造切
麪粥以饋行營湘灕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

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廣泝流運糧不濟軍期士卒食盡即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楊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五年五月丁酉詔淮南兩浙海運兵隔舟船訪問商徒

失業頗甚所由縱捨為弊實深亦有般輦貨財委於水次無人看守多至散亡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宜令三道據船數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顧入海舡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足外輙不得更有隔奪妄稱貯備其小河短船至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

梁羅紹威鎮魏慱日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軍民多而食蓋寡願於大行伐木下安陽淇門

斵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會紹威遘疾乃止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勑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縁漕運京師租庸司兵借私船今既分兵就食停𣻔漕運其諸河渡私船並仰却付本主如有滯留許本主論告

二年九月洋州脩魏門倉一百間充貯轉運下峽斛㪷

十一月壬子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洺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閑請差運糧一轉帝然之又云

延朗奏勑諸道船糧百石以實京師

十二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仍促諸軍搬取家口

三年二月車駕在汴司勲員外郎夏侯晤上言曰諸道轉運比要實輦下軍儲今聞多是輕齎却至京中糴納

請下令禁止

長興元年十月鳳州奏開脩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

二年閏五月三日敕應緣沿河船糧依北面轉運司船

檝倉例每一石於數内與正銷破二勝

三年二月幽州奏重開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濶九

十步以通漕運

五月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

一百六十五里濶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

石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年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令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欲於洛河北岸别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功役欲於諸軍傔人内差借從之尋命奉聖軍都指揮朱洮實開河灣至瞻自倉明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

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二月癸亥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

兩州人户自備舟船水運糧鹽供饋軍食近聞彼民頗

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税積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

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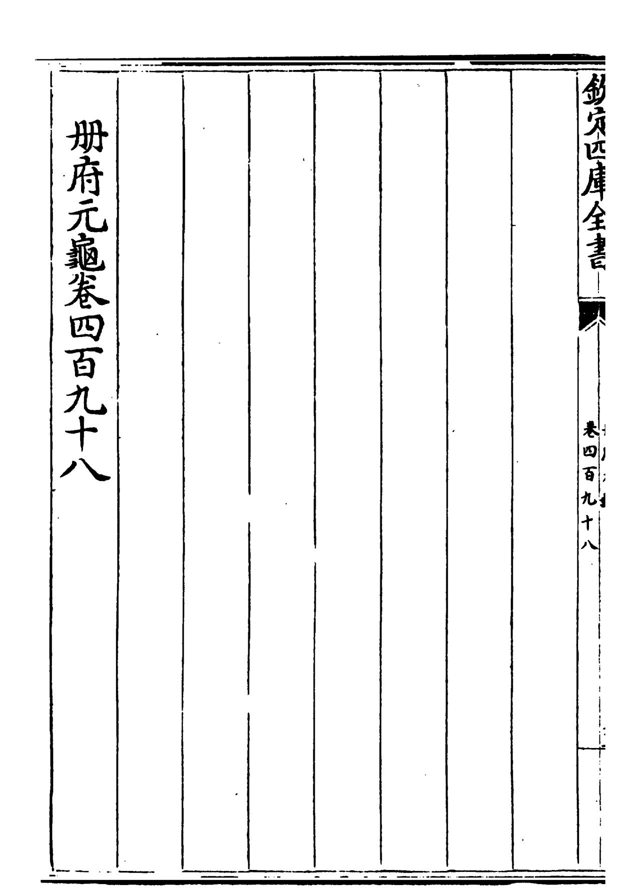
四年四月詔疏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

齊魯之舟檝皆至京師

六年二月命侍衛軍馬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都疏汴

水入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

漕運



册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